

中國文體論

通縣施畸著

通縣施畸著

中國文體論

北平立達書局印行

論 體 文 國 中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七月十五日初版

編著者	施	畸
印刷者	北平和平門內 和濟印書局 後細瓦廠八號	
發行所	王府井大街五十三號 北平立達書局 電話東局三二五八號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坊	
每冊定價大洋壹元	外埠酌加郵費滙費	

中國文體論叙目

第一章 文體與文體論

第一節 文體之發生及意義

第二節 文體之演變及彙類文體之動因

第三節 文體論之形成及其價值

第二章 舊文體彙類說之略評

第一節 古今彙類文體者之代表

第二節 文選分類之略評

第一目 文選以前文章彙類之概況

第二目 文選之分類

第三目 文選分類之特點及缺憾

第四目 文選分類之影響及修正

第三節 文心雕龍分類之略評

中國文體論 叙目

第一目 文心雕龍之分類

第二目 與文選分類之異同

第三目 文心雕龍分類之特點及缺憾

第四目 文心雕龍之中沒及復現

第四節 駢文派分類之略評

第五節 散文派分類之略評

第一目 散文派之成立及其分類之因素

第二目 古文辭類纂以前之分類概況

第三目 古文辭類纂分類之價值

第四目 古文辭略及涵芬樓文鈔

第五目 經史百家雜鈔之得失

第六目 結論

第六節 駢散混一派分類之略評

第一目 駢散混一派之發源及光大

第二目 章氏文學總略之大概

第三目 文學總略之得失及影響

第七節 宗法西洋文章分類者之略評

第一目 宗法西洋文章分類者之起因及大概

第二目 宗法西洋文章分類者之淵源及得失

第三目 宗法西洋文章分類者之影響

第八節 結論

第三章 彙類文體之方法及新彙類之創製

第一節 以往彙類文體者之錯誤的總核

第二節 彙類文體之方法

第一目 材料之搜集與文章之義界

第二目 方法之抉擇與科學之意味

第三目 標準之選定與心象之分析

第四目 流別之考索與文章之演進

第五目 命名之審慎與性相之同異

第三節 新彙類之概況

第四節 新彙類之說明

第一目 論評文彙類之說明

第二目 疏證文彙類之說明

第三目 告語文彙類之說明

第四目 史乘文彙類之說明

第五目 小說文彙類之說明

第六目 舞歌文彙類之說明

第七目 徒歌文彙類之說明

第八目 詠歌文彙類之說明

第九目 誦歌文彙類之說明

第五節 結論

第四章 新彙類與義例

第一節 引說

第二節 論理文之義例略述

第三節 記事文之義例略述

第四節 抒情文之義例略述

第五節 三種文之總義例略述

第五章 結論——文體論之功用

第一節 文章之創作與文體論

第二節 大學國文教學之改造與文體論

余既寫成此書，復校閱一過，不禁忻焉色喜！然追懷既往，緬測將來，又不禁感慨系之矣！嗚呼！回憶吾初立三志，曰，一欲與前妻孫氏結婚，擬三十歲以前成之。二欲使文學成科學，期以四十歲爲止。三欲平治中國，望於六十以前成之。六十以後，則將築場圃，貨花若菜，用盡天年。此民國四年事，去今已十七年矣。乃不幸第一願償，而所有計畫盡成虛幻！蓋自婚後，我即被迫奔命於錢之如何能多；且時煎以意外刺激！是以昏昏然，茫茫然，不知歲月之如何過！更何言乎治學讀書。故自民國九年，在學藝刊布科

學的文學建設論，直至今日，幾不復與聞茲事。十五年春，吾家既全燬於兵。書籍稿件，并蕩然無存！而伊人求去益急！延至是年秋，遂成離婚之局！當時吾女惟易始二十有二月！吾子惟樞方十有八天！父子三人外，別無他物，其慘敗亦可謂甚矣！惜乎！吾媿不如時賢，未能置子女於不顧，而惟自己享樂是求！因遂安之。然自此以來，吾愈沈淪不堪問，時或洗衣掃地，時或買菜煮飯，時或充看護，時或爲慈母；凡育兒之瑣事，家庭之雜務，莫不一身兼之！然重大之任，厥在如何謀生！以故爲諸生改課卷，編講義，皆在午夜。統每日安息睡眠之時，不逾四點鐘！孑然孤立，既無兄弟之顧，又無親戚之依，人情如此，夫復何言！以如此環境，欲從事著作，研討學術，企踐吾第二願望，豈可得哉！豈可得哉！故雖及門之士，辱愛之友，勉望以刊布作品，乃終媿無以應之！非不願，奈勢不許爾！雖然，吾今四十有三矣！瞻望前途，岌岌危若編巢於芫葦！苟不努力，何以自救。且幸子女今皆稍長，可不必扶持而後行已。因追思十年前之舊業，整齊嘗爲諸生說者，寫成此書。需時只四個月，其粗疏不恰意處甚多。然以我之環境，今居然寫成一書，寧非大可幸慰之事！是以觀之不禁忻焉色喜。雖然，吾之困窘，今猶昔也！將來如何自了，且不可知，又遑論其他！語有之，「奔走一步錯」，我之謂也。抑吾

所望之文學成科學，與夫平治中國者，其不等於我之婚姻耶！若果如之，吾豈非將以錯誤終斯生，是又何必！以故吾望讀此書者，能爲嚴正之批評。若果是也，吾將奮有生之年，勉續舊業，以追從諸明達之後。不然，則惟置之，以俟來哲矣。時民國廿一年九月一日自叙於日乾乾齋。

中國文體論

通縣施畸著

第一章 文體與文體論

第一節 文體之發生及意義

文體者何？粗言之，即文詞已構成體者爾。譬彼商品，此若已製成出廠。又如生物，已構成機體而獨立。文字者猶原子，詞類者等於細胞，章節者有似百骸九竅。至於文體，則直如自我之存在已。故論文者，必至文體然後已，此古今中外之通義，亦勢有不得不然者爾。

唯文體之論，其端甚繁，其象至頤；然有不可不先明者二事：

一，爲其義界。

二，爲其發生之因。

蓋凡有所研討，首須確立對象。對象不立，雖千言萬語，將無歸宿。然確立對象之道，惟有嚴明其義界。欲嚴明其義界，則不可不先爲質德業量之考索。而考索之道，端在其發生之因。故茲論亦自此始。

文體何由而生耶？爰考其實，約有三因：

一曰由於持態之差。

二曰由於心象之異。

三曰由於表現之全。

夫文章猶言語。而言語每因言者之身分地位而異態。昔孔子在「宗廟朝廷，則便便言唯謹爾。與下大夫言，則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則誾誾如也」。是故春秋「大夫失言則譏之。」而曲禮教人以「在官言官。在庫言庫。朝言不及犬馬。公庭不及婦女。」若父前而子不名，先生與之言而不對，居喪論樂，行軍言惰：凡此數者，揆之情理，豈可曰安。故凡言語者，必先自審身分，察輕重，然後持態庶得，而可免失言之譏。言語如此。文章亦然。孔子謂子產使晉，功在立言得體。呂相絕秦，雖多詭詞；然爲晉則是。相如難蜀父老，文與事違；而自處則當。以故知文章之作，與言語同科。若忘却身分，則體態乖謬已。由是言之，文體之發生，蓋由人類知有身分而起。人知身分之不同，則表現之態度自異。表現之態度既異，而言語文章之體類生矣。故曰，一由於持態之差。

且言語文章所表現者心象也。而心象之異，不可以計數。以是言語文章之表態，亦紛然多途。其解疑辨惑者，與寫幽之作異趣。勸慰贊揚者，與傳後致遠之文難同。此成於心象之當然，無

與乎講述者之可否。且此心象不特在質，尤關德量。夫鼎銘義在揚先德。而墓誌則旨在勸後人。褒贊成功而頌興。美終定諡乃有誄。凡此四者，於質似同。於德業與量，則顯然迥異。且誓師之詞，絕不同於命臣工。訓誡之語，自有別於勸慰。樂舞之詞，徒唱之歌，勢難混并。凡此種種，不止關於心象之質，且有量差及德業之分。夫心象之別如此，言語文章之表態，焉能無殊。故曰，二由心象之異。

且心象之表現，莫不務求完備。隻詞碎意不足以鑿之。何則？凡心象之起，必有因果。因果不備，則心象不具。心象不具，則已有不達之憂，人有未喻之患。是以片言隻詞不可以爲言語。零篇斷簡，只堪考古之求。以言言語文章之成體，概有不足。所謂成體者，必情備起迄，理具終始，而某個心象畢現然後可。乃世之論者，或以詞之短長，或以意之多少，而定言語文章之成體，其過豈不甚哉。故成體云者，特指心的因果具備，而首尾圓融者爾。其內在的要求如此。其表現於外者，又焉能不謹從之。故曰，三由於表現之全。

惟此三者，當生於人智既開，人文既進之後。初無關政教之誘掖。考彼渾渾之氓，言其所欲言，而或不得其所以言，癡癡然彼我之情莫達，而事常有困廢之禍。夫如是之族，安有容態可說，更何有於文體。及智文稍進，於是親疏之情，輕重之義，明晦之辨，乃隨之而生。此蓋起於自

然，無關乎誘掖。然則智文愈進，此業愈精，亦自然之勢已。故知文體之生，生於人類精神之自然的發展，絕非偶然，亦斷非人能改造也。

由上所說。吾人可知文體之質德完全在心象。其業與量，則統屬於表現之度。若然，文體之義界，可如左列：

凡人類用文字表示心象時，所組成之不同而完整之態度，謂之文體。

昔宋景濂論文曰，「先有其實，而後文隨之。」似亦有見於是歟？誠以文體者，由心象表現之質德而成。非心象隨文體之成規而後表現。故吾取宋氏之說，而更質實之如此。乃世之言文體者，多捨實取名，以至紛然淆亂，不知所歸止，豈不惜哉！

第二節 文體之演變及彙類文體之動因

文體之質德，既屬於心象。人類之心象，又恒變不息。故文體亦不能一成不變。詳言之。文體者乃隨人類心象之變遷而變遷。固可使之蕃生，亦可使之即死；死而可使之復生，尤可使之生而復死。生生死死，無時或息。於是文體乃千差萬別，不可勝數焉。是故三代之典謨，不同於秦漢之詔令。兩漢之對策，無與於有宋之經義。縣賁父不自殺，誅不及士。伊洛之學不興，儒者當無語錄。故謂文體有定量非愚則誣也。

雖然，其演變之迹，亦有可尋。約而言之，略有四端：

一曰，由粗而精。

二曰，由少而多。

三曰，由醜而美。

四曰，由狹而廣。

世之論文者，多曰尙書記言。春秋記事。夫史乘之作，所包甚富，言與事何足以舉之。且禹貢呂刑亦可謂之記言耶？以故知古時分類之粗且略也。及司馬遷作史記，創紀，傳，世家，書，表，共列之體。然後君臣別居，縱橫異宜。其視尙書春秋左傳國語世本之屬，精淮遠矣。此非古代粗而少，後世精且多之明證耶。且尙書所記，止于君卿。左傳國語則稍稍及於士大夫，甚或並其妻妾子女之言行而錄之。史記則及於庶民矣。然尤不若後世之風俗有記，郡縣有史，水有經，地有志，家有家乘，物有物譜之廣且衆也。抑文之美醜，全視義例之寬嚴，聲色之乖適，與夫詞氣之暢否。乃尙書語氣，不若史記之流暢。古詩歌之組織，不如漢魏諸家之謹嚴。漢書無世家之目。水滸盡配置之能。此皆後世勝於先賢之證。而論者每曰今不及古，豈不過哉。要之，文體之演變，無異其他事項，日增月益，脫化無窮。吾人固難測其何時或止也。

夫文體之起，既已萬殊，且因時而異。故雖通人不能盡之。然「詞尙體要」，古有明訓。失言之玷，有如大厲。蓋言者，心之所以彰；而身之所以行也。是以古今中外，莫不重之。而彙次文體之業，由是興焉。其在中國，詩經已有風雅頌之殊。尙書臚列典謨訓誥之體。儒者尊之；而百家亦嘗以類不類爲論。及劉氏撰七略，不特六藝與諸子分科，詩賦亦已別族。自此以後，彙類文章者日衆。遞相推演，轉相改造，以至於今日。

蓋人所以能知萬有者，類而已矣。若類不能分，則人類知能之效息。故雖蠻族與師，行列不紊。封建諸侯，等次分明。稚子無知，然每有整齊，亦自分類始。是故凡類之觀念愈嚴明者，其知識愈深邃。知識之深淺，固可以其類之觀念如何而定。換言之，凡人文愈進化者，其分類之觀念愈重且明。而人類求知之念無窮，故類之觀念亦進而無止境。且設有物於此，紛然雜陳，無彼無此。吾人對之，其能已於整理乎，其能不感煩厭乎。然吾人於積累之現象，每欲整理之者何也？要爲欲知其所以然爾。然苟欲整理之，則不能不分類。此乃普遍之現象，非獨於文體爲然。而古今人之所以不能已於彙類文體，亦猶是云爾。故曰，彙類文體之第一動因，在欲整理此萬殊文體而知之。

其次則爲求美的動機。夫何如斯謂之美？固不易盡言。然粗淺言之，當以秩然有序爲基礎。

故美之原則爲「多樣而統一」。若多樣雜陳，無統一之致，則無所謂美。而人無能久安於紛然淆亂之現象者。且其人之知識愈高，則求秩序之念愈盛。是故整理積累之念，固由於知，亦可謂動因於美。然如何使紊然積累之現象，可以統一，可以有序耶？亦惟各從其類而排比之爾。昔孔子纂六經，劉歆著七略，揚帝分儲文卷於四庫，以及今日圖書之分類，皆可爲此意之証。且非校讐之業爲然。舉凡人類間整理之事項，亦莫不然。然則文體之整理，要亦當然之事。故曰，彙類文體之第二動因，在欲整理此萬殊文體而秩序之。

復次則爲適用之念所使。夫「以簡御繁」，乃人類特殊之聰明，亦即人類應付萬象之要着。此於行師，於制度，以及一般學術之結構，皆可爲証。而文章有總集，尤爲特著之例。隨書經籍志曰：「總集者，以建安之後，詞賦轉繁。衆家之集，日以滋廣。晉代摯虞，苦覽者之勞倦。於是採擇孔翠，芟剪繁蕪。自詩以下，各爲條貫而論之，謂之流別。是後文集，總鈔，作者繼軌。屬詞之士，以爲覃奧。而取則焉」。所謂條貫，所謂流別，即今言之彙類爾。蓋類彙則繁歸於簡。種分則質德可彰。質德彰則義例著。義例著，則執簡可以御繁。是故治繁理亂之道，首在分別種類，嚴其系統。凡事皆然。爲文者又何能獨外。故曰，彙類文體之第三動因，在欲整理此萬殊之文體而使用之。